

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五

Hatet

仇恨



KJELL ESPMARK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KJELL ESPMARK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五

Hatet
仇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仇恨/(瑞典)埃斯普马克(Espmark, K.)著;万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失忆的年代)

书名原文:Hatet

ISBN 978-7-208-12228-4

I. ①仇… II. ①埃…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942号

Hatet

© KJELL ESPMARK 1993

ISBN 91-1-300698-3

1995年瑞典北方出版社(Norstedts)第一版

Thanks for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封面装帧 王小阳工作室



仇恨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65 000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228-4/I·1245
定价 20.00元

中文版序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

今天你就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

(《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

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2012年9月

译注：

托尼·朱特 (Tony Judt, 1948—2010) 为英国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后：1945年来的欧洲史》。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 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代表作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1925—2012) 为美国作家，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所谓“健忘症合众国”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 和“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谐音押韵。

你可以靠近点啊。摸摸我吧。你不用害怕你的手指会沾上血——我们这种死了有一段时间的人，少了的就是血这种商品。有什么活着的人不时来摸摸，这是很要紧的。慢慢地我们也就灯干油尽了。你实际上就像一个活人，在所有这些稀少的奢侈品中间，几乎是不透明的了。你混杂在这些玫瑰和菊花的光泽里，在家禽啊奶酪啊鱼啊蔬菜啊等等的闪光里，真是一块没有意识的固体，就在这些过剩的光泽和香味中间，你还真是一个活人呢。

你来看我，其实是一种羞辱。别动，别缩回去。我一点也没有斥责你的意思。羞辱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活人能看到我在这个食品商场里成了一个囚犯，而且还是一个堆满了富人们要买的東西的地方——就这一点也就够损人的了。让你看我这个样子，没有了我平常的重量，也是够让

人难堪的。我就像是被一阵突然的风刮走了，后来无能为力地滑倒在洒了水的地板上。我流失了很多血，这个你是肯定知道的，不过让我变得这么轻的还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的自主权被人用某种方式偷走了，然后被人扔在这里，就和那些被剥皮的动物身体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的话：就和我们左边那些动物身体的潮湿的光泽一样。可还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通过我这一死，我倒变得更加重要了，对啊，就是要等我死了以后，我才可以现实里扮演一个更意义重大的角色，也许在国际舞台上都是如此呢。

我想，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要询问我这次谋杀的事情。当然是因为对于这次谋杀的调查进入了僵局。不，不是进入了僵局，而是成了永久的秘密了：调查组成了像教廷那样的中央政府管理的官僚机构，要在所有将来的时间里继续监管那些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要牢牢保守住那些机密，要严禁一切偏离方向的解释，还要为红衣主教位置的设立争论不休。为的是不时地能把一种洞察内幕的兴奋感或者是一种黑色的怀疑传遍整个社会。

不过，你不属于这个其实没什么权力的权力组织，而是出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好奇心，有一种更加坚决果断的固执劲头。你是准备好了来听我讲的。这我在指尖上都能感觉到了。我就是没想到，一个调查员怎么可以像你这样

自由活动。得了，你就别说什么了。我不要你来介绍你自己是什么人。我必须和你保持一种清晰的距离。要不然的话我的脑子就不好使了。我做不了那些零碎细小的事情。要是你耐着性子听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你自己当然一直都很清楚，我从来没看到那个凶手。或者说那几个凶手。捅刀子的人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脸朝地面趴下了。就算是从我前面来攻击我，那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不会看清楚凶手的面孔，用我这双眼睛是看不清的。不过，你也不是就来了解什么一般的情况介绍吧。你肯定很清楚，谁握着刀子其实是次要的事情。不会比了解刻在刀柄上的那个工厂的名字更重要。重要的是搞明白，为什么这把刀子一定要插到我的身体里搅动，愿意握住这把刀柄的手肯定是足够多了。不过，你要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必须把我杀死。而这个问题既不是你也不是我能单独回答的。不管你去想多少那些个别的给你感官印象的东西，面孔啦，气味啦，事件啦，照片啦，脚印啦，血迹啦等等——可你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在这堆东西里有什么刻意的模式，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失忆的时代。我是一个政治家，看问题当然是从大的方面看的。我能看到那些结构，那些隐蔽的诅咒人的关系，我能看到那些强制性的模式，不过我看不到哪怕

是一张面孔，一个手势或表情，听不清一个人的声调，甚至闻不到一点特别的气味。要是你能把你的感官借给我，那我就能把我看问题的角度借给你。

我自己当然是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过，等我开始说的时侯，那些词就落到我舌头上了，就好像我还是记得什么东西。也许就是我讲的事情本身就会把事情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我开始做一次演讲的时候，慢慢地就会被一种奇怪的不属于我自己的激动情绪控制。那时候其实就不是我在演讲，而是演讲本身自己在演讲了。就像是在我滔滔不绝雄辩的时候，在我卖弄修辞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也知道得微乎其微。我知道的就是，这得说出来。而这点好像是很真实的。

你肯定考虑到了，在这个商场里的灯光是减弱的，还有淡淡的不过也是明显不会弄错的硫磺气味，木板和墙壁上也都是黑颜色。也许你想到过，地狱看上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不过，要是你这么想，就是太粗心大意了。你应该知道，有许多种不同的地狱。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买得起自己的地狱了。你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帮助，就能给这个地狱找到一个形式，它就相当于你个人的一个出发点。不对啊，在所有那些用具上的恶毒的臭味和黑烟都是属于仇恨的。你没有感觉到吗，在我们周围

什么都是让人仇恨的？这个就是我的地狱啊。

如果你来找我，就是要想明白，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我，那我就要跟你谈谈仇恨，一种这里或那里到处开始生长的仇恨，开始有一点点漫不经心，粗略潦草，但是最后充满了整个造物主的世界。而正是在我身边，所有的这种仇恨收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硬。直到最后，也就只剩下一种可能的结局了。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在手里掂量的这个罐头，正能强调说明，这个食品商场可不是一个偶然的地点。我想，我从柜台上抓住这个罐头，是因为它现在正有什么事情能告诉我们。我还难以把它放在我考虑的焦点上，不过从你惊讶的样子我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有点老式的水果罐头，也许是一个装了李子的玻璃罐头，盖子下面还有密封用的橡胶圈，就是那种先把水果煮过，然后借助负压密封起来的那种罐头，我无法看清楚那些文字了，甚至连商品标签都看不清楚了。不过我还是能从这个罐头里读出早先的一个历史章节。

我们，就是说我和埃利克，慢慢摸索着进入了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因为这是我们家用作办公室的地下室，所以我是能拿到钥匙的，不过我们是用一个铁棍子把锁给撬开

的。这么做当然是有意的。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当然不能用钥匙开门。埃利克有一顶从北欧百货大楼买来的硬纸板做的德国式头盔，他对按照军队的样子做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也就是那个撬开的锁，以后会让母亲的怀疑落到别人的头上。

就是在地下室里有很多罐头，一个架子又一个架子的罐头，多半是水果和浆果的，不过也有一些罐头是肉的，还有一些是鲜蘑和香菇的。此外，还有几排放的是果汁的瓶子，红色的、紫色的和黄色的。架子本身是用灰色的、柔软的木板做的，当我为了抓住时间，把手指从架子上划过的时候，感觉它们几乎就像是绒毛。我们在这里面度过了一个让人振奋的半天，这也是一个香味的迷宫，让人既陶醉，又在身上唤起一种受到惊吓的愤怒感。

是我先开始砸的。铁棍子砸到罐头上的时候，有一两个罐头破了，还有些摔碎在地上，那声音是巨大的。我一下子就变得虚弱无力了，把棍子递给了埃利克，他就站在我的旁边，在军队的级别里他是离我最近的。我努力稳住我的手，不要让手发抖。埃利克带着恐惧和疑问的神色看着我。我就短促地点点头。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候我就严厉地说了一句，“动手啊！”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开始砸罐头了，起先还朝我这个方向看看，然后就爆发了一阵

怒火，这种怒火自身就烧起来了。最后他也完全精疲力尽了，我就接过来继续砸。现在该轮到砸那些饮料瓶子了。我几下子就把它们全都捅到了地上。很快，我们就踩在一大堆碎玻璃和一摊摊深深的果汁里了。我们走动的时候鞋子下面都会有咯吱咯吱的响声。山莓、大黄、苹果酱和蘑菇的气味是那么强烈，让我几乎要呕吐。

就在这种让人恐怖的恶作剧之中，我们有一种因为主持正义而很悲壮的感觉。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埃利克的家庭背景是受穷受气的，实际上觉得把这么多能吃的东西糟蹋掉真是太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他还没有什么伟大的眼光。他当然缺少我内心的这种负疚感，这种社会良心的不安。

我隐约记得，这次造反只不过是会对社会的种种巨大不公之一的突然袭击，但轮廓还是模糊不清的。我甚至还不能肯定，这个时候是否人们已经开始谈什么突然袭击了。不管怎么说，中国那边还在打仗，人们在饿死，也许很快就会是世界大战了。我母亲就相信这点。而这里呢，我们家储存了这么多这么奢侈的东西，只不过让一小撮有特权的人享受。不就是这样的原因在驱使我们造反吗？当我站在那里，在一种困惑中用铁棍砸碎罐头的时候，我想我打击的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家庭都是有教养的，彬

彬彬有礼的，无忧无虑的，正是这种情况倒给了我一种大多数人没有的权力。同时，我砸烂这些罐头，也是唾弃这种罐头储存起来的过去，那些储存在罐头里的成熟的夏天，那些在长满山莓的乡村和能采到鲜蘑的森林里度过的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午后，还有那个玻璃盖下面细小精致的冷凝水珠。你只要拉那个橡皮圈，把盖子打开，就能得到一种让你得到营养的过去，而这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我的小伙子啊，我们家可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个家庭的过去金碧辉煌，安定富足啊。”我的祖母就是这么说的，还带着挪威人的口音。“这可是你能靠得住的。”

埃利克突然看上去害怕起来，把铁棍递给我。他是我的参谋长，在制订作战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曾经派过很大的用场。他当然比我还小两岁，也只上过一年学，可他对战略非常感兴趣，总是追踪战争的消息，还把有小旗子的大头针插在那个叫南通的地方，或者随便它叫什么地名吧。可是现在他吓得脸色都不一样了，还朝地下室里更加黑暗的那个部分点头，这很神秘的样子只有我能看得见。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砸烂吗？我朝那个越来越黑的地方进一步看过去，只要肉眼还能看见的地方都是罐头的闪光。我就开始重新砸，穿过那些玻璃碎片和果酱往前又走了几步，这时我才注意到地面是向下的，一个台阶又一个

台阶地往下延伸，下面其实还有一层。然后又是一层，又是一层。那些架子和罐头就没有个尽头！我继续砸，继续捅，尽管胳膊都已经感觉麻木了。下面也越来越黑，直到地下室里还能让我信得过的部分都从眼界里消失了，都看不见了。相反，感觉光线好像就是来自那些架子本身。没错，那些罐头自己会发出微弱的光线。不光是果酱，还有水果在从地上的玻璃碎渣子里涌出来，还有其他东西在活动，在发酵，在爬行，在吱吱地尖叫。它们很像是小小的身子弯曲的蜥蜴，在膨胀起来的脑袋上还有巨大的眼睛。这种生命在你触摸它们的时候还会发出抱怨的声音，还会焦急不安地用眼睛盯住你看。我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大祸临头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自己发动了什么事情，现在这事情威胁着要把我们也裹挟进去。好像是有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接了过去，试图把我们也埋在玻璃渣子里，埋灭在这种怒火中，在这种喃喃自语的罐头装着的生活里。

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这种黑暗和玻璃碎片里撤退出来的。我只知道，是我开了头，是我在一种模糊的负罪的感觉里，开始在罐头中间乱砸。也是我在一种更直接也更吓人的参与犯罪的感觉里收了兵，这种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了。

在埃利克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好很多计划，能够打一